

# 躁动中的沉思——第六届全国科学哲学会议述要

7月1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名代表汇聚河南新乡召开第六届全国科学哲学大会。

上届年会是1987年开的。本届年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对6年来学术成果和研究队伍的状况作一次检阅。

哲学和科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角色融为一体;爱因斯坦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如果说哲学是人类知识最高殿堂的话,那么自牛顿以后两百多年间,科学就是堂主。由于科学和科学应用的巨大成果,人们相信,科学和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的最可靠来源,靠着确凿无疑的知识的不断积累,人类最终将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作出准确无误的描述和把握。然而,本世纪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对牛顿体系的革命,把这种传统的科学观及其科学的世界图景冲得支离破碎,于是,围绕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理论与观察的关系,科学进步的模型等问题,涌现出逻辑实证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历史学派,科学实在论,直到最近的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诸多流派。尽管它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分歧,然而在加深人们对科学本质及其科学发展的动因的认识上确是具启发性的。目前科学哲学的影响已波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哲学的引进和传播确实起到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人们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度起到过改革开放理论契机的作用,尽管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早就明确阐明了这一点。当代科学哲学则进一步表明,并不存在一种唯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科学的本质在于在不断变化中寻求对自然界更深层次的理解,对自然科学如此,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但是时至今日,持某种永恒真理观的人还大有人在。因此科学哲学的思想启蒙作用远远没有完结。

在说到科学哲学今后的发展方向时,社科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指出,除了思想启蒙一项外,科学哲学在促进决策科学化,合理化方面也可发挥作用,本刊今年第七期上张华夏教授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哲学思考》一文就是一例。其次是对伪科学进行批判,会议代表普遍认为,如今我国的伪科学堪称世界之最。一些与现代科学毫不相干的东西借科学之名大行其道,比如将《易经》冠以科学预测学的美名。有一位名作家近年写了三部大作:《大气功师》、《新世纪》和《人类神秘现象破译》创立了“人体——宇宙学”的宏大体系。前两部被称为“科学哲学小说”,后者则是一部开天辟地的“理论巨著”。作者的科学素养虽不得其详,但他却敢于指责世界上的所有科学家愚昧无知,并且空一切地向全部科学和哲学提出挑战。然而其论据中却充斥着神话,臆想,武断。与现代科学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倒是和以往多次出现的、自我标榜为唯一科学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体系”异曲同

工。倘若小说家这么做还情有可原的话,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却也撒起了骰子,声称能测出何处是帝王之所,就更令人吃惊和不安了。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价值理想真空中,科学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显得尤其重要。在这方面科学哲学大有可为。其三,邱仁宗指出,要分析研究各门科学的基础,提出有启发性的意见,还要研究科学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同济大学社科系诸大建副教授,结合我国地学研究实际,所撰《科学革命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受到与会者的好评。涉及到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问题,代表们普遍认为那种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有指导作用的观点一般说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大多数科学家对哲学并不关心,从而也谈不上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中山大学林定夷副教授进一步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归纳成以下三种:一是寄生性的,即哲学将科学发展的事实作为其理论概括的源泉;二是牛虻式的,科学家偶尔从哲学那里获取灵感和思想;三是伙伴式的,即科学家和哲学家在某些问题上直接展开对话,比如国外在人工智能领域,就计算机能否模拟人的思维,双方的对话就可能是直接的和富有成效的。

显然,这一方面要求哲学家要具备很高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某些学科的研究本身就需要哲学的参与。不言而喻,在高层次的理论学科中这种情况要更多一些。因此,在哲学和科学之间,应该提倡一种启发式的而不是灌输式的,自愿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伙伴关系。从提交本次会议的70多篇论文提要来看,只有20多篇有一定水平,而高水平的几乎没有。原因首先是国内学者对国外文献的掌握远远不够,难以跟上国外学术的步调,再有就是哲学功底(比如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欠缺。传统的哲学教学只告诉某些现成的结论,而对如何得到这些结论却缺乏严密的论证,更不鼓励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类似的情况恐怕不止哲学一门。因此,在各级教育和课程设计中,普及科学方法论,鼓励不同思想自由阐发并对各门学科的基础用科学哲学的眼光予以批判性的考查和诘难,现在看来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无疑,无论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还是科学哲学对其他学科的渗透和影响,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来保证。但学术界尤其是象科学哲学这种根本无法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学科正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一提起经费和待遇,代表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今日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地位恐怕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也有代表反映,高校里不少教师心猿意马,无心学术。敷衍了事,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仍然专心于学术者是如何想的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采访了几位代表。

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李醒民研究员和刘兵副教授在

(下转第54页)

倍粮食要投入九倍的化肥),而且使土质遭到破坏(土壤板结,团粒结构减少);同时对水环境造成严重的氮污染,尤其是地下水的污染,殃及子孙后代。现在,西方国家已充分认识到耗能型化学农业的危害,正向传统的东方“生态”型农业转变。因此,我们绝不能放弃几千年生态有机农业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与宝贵遗产,去重蹈西方的覆辙,而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鼓励提高有机肥的用量,坚持桔杆还田。压缩单一化肥施用比例,改变高产多肥,低产无肥的不合理的分配政策,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浪费、流失与对环境的污染,着力推广复合肥,配方施肥。在这方面,印度的“白色革命”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现时膳食结构的一大“短”处是钙质供应缺乏,远达不到每日 800 毫克供给量的标准,为此寻求含钙丰富的食物是一项重要任务。牛奶中含钙很多,且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大力发展牛奶生产、提高我国人民牛奶的消费量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途径。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60~70 年代中期的“绿色革命”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后,不失时机地运用行政与经济手段,大力发展奶牛养殖业与奶制品业。为保护自身发展,自 1976 年起印度就停止了所有商业性奶制品的进口。这一场影响深远的“白色革命”大大改善了印度人民的饮食结构,丰富了食品市场,显著增加了广大农民的收入。现在印度人均奶占有量达 50 公斤,已居世界前列。为了使奶业有更大的发展,印度决定到 2000 年时牛奶产量要达到 7 000 万吨,比现在再增加 1 000 万头优质奶牛。

## 六、重视营养科学知识教育 引导正确的食物消费

国务院《90 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

(上接第 42 页)

我国科学哲学的领域中处于前列。李醒民已发表了近百篇论文,著译作品十部,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他自述,经历了文革和各种物质和精神磨难后,学术研究已成为终生奋斗的目标。他对爱因斯坦、彭加勒等人科学思想的阐发具有强烈的理性震撼力和启发性。35 岁的刘兵属于文革后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科学史理论研究完全是坐冷板凳的行当。以他外向好动的个性,身处出国和“下海”大潮的冲击而毫不动心,多少有些不可理解。问及原因,他释然一笑,谓之,学术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卡拉 OK 可以偶而为之,有饭局也不妨凑凑热闹;到了评职称的时候该争的也还要争,该比的也还要比,但最终的兴奋点仍然离不开学术。年轻有为的吴国盛在《自然本体化之误》一书记叙了他对时间和空间,宇宙的有限与无限,物质的可分与不可分这些古老而常新的哲学问题的思索。听起来确实有些玄奥,但一旦投入其乐趣和难度恐怕常人很难理解。年方 24 岁的朱晓宇有着

要》提出:“食物要多样,粗细要搭配,三餐要合理,饥饱要适当,甜食不宜多,油脂要适量,饮酒要节制,食盐要限量”。要想达到这一要求,除了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食品价格体系外,增加食物和营养方面科学知识的教育,同时采取严格的立法与经济干预措施,提倡科学、文明的消费,纠正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陋习,是当务之急。

中华民族历来有勤俭节约的美德,“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从孩提时代就朗朗在口的不朽诗句;另一方面又有“持家不可不俭,待客不可不丰”的热情好客传统。但是当前公款吃喝盛行,今日的某些吃请早已超越了吃菜、美食的阶段,有些已到了吃“排场”吃“面子”的地步,其浪费之巨大,令人难以置信。不仅国人,连外宾也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这种大吃大喝的危害绝不仅仅是浪费,它对我们国家,民族是一种可怕的腐蚀剂。而惯于此道的某些人,必须记住一句著名的民谚“常常登高座,渐渐入祠堂。”它形象地描绘了无节制的吃喝对健康的危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全民进行国情教育,树立“居安思危”的观念,继承几千年我们民族节俭的美德确实是极其必要的。

一些报纸刊物对“美食”的宣传也往往存在错误的导向,似乎厅楼百宴,名厨大菜就是中国的“食文化”。几年前在一场著名的国际烹饪比赛中,我国选手竟名落孙山,原因在于名厨大多只在“刀上”、“案上”、“锅上”下功夫,在风味上有造诣,却缺乏营养学方面的知识,讲不出所烹调菜的营养成分和如何合理安排食谱。一些单位平时饮食清淡,节假日会餐时鸡、鸭、鱼、肉堆满桌,暴饮暴食,多数人吃到最后感到发腻,殊不知这已是“轻度酸中毒”的反映。这种不注意保持均衡饮食的“一暴十寒”的习惯应当纠正。

(责任编辑 刘先曙)

1.77 米的身材和俏丽的面容。走在街上你一定会认定她是位模特。不错,她曾经是一位业余模特,且收入不薄,或许你不会想到她还曾在海南的装潢和建筑公司从事过技术工作,因为她本科四年学的是建筑专业。如果我告诉你她现在是吉林大学专攻认识论的研究生,你一定会有些愕然和不解。笔者亦有同感。哲学真有那么大的魅力吗?是什么促使她放弃了那么好的自然条件和那么热门的专业,投身于哲学呢?得到的回答是:兴趣,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字眼。经济大潮之下,能有这样的心境和志向,确实难能可贵。因此有必要再次呼吁,对年青的理论研究人才予以关心和重视。

古往今来,热爱智慧,追求真理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美好的情愫。恩格斯有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前列,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在如今物欲和迷信甚嚣尘上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于是,哲学的沉思,理性的批判,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本刊记者 孙立明)